

文中子中
說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常熟瞿氏藏宋本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等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傳授中說於仲父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疑得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親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細帙細帙相枕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儻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

叔達係遠史人清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帝帝聞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輒楊傑註釋其况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繹與引贊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欤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嘜功發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

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揲影
庶髮髯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
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
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苟於
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
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
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
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
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爲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
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
其極中存疑關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
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隱士王氏取瑟堂刊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須銅川六世矣上有銅川

未嘗不篤於斯斯文斯道然亦未嘗得宜其用時遇退而

威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

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造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

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

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主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

述曰皇極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

君之述曰興衰要論十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

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五篇余小子獲觀

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聖賢仲

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聖師而明子謂

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經義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叔常

元經春秋異名也義也五始故曰元部史吾得皇極義焉

去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吾得

時變論焉以正風雅吾得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官史

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

而皆獲史有記言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

而皆得史有明得失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

為而皆當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

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文中子曰吾視

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辭帝王

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

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紛亂故子不豫

民獸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

吾不與焉命也道而文中子曰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

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

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

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漢之統天下

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告諸實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

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元經可得不與乎薛收曰

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叡武帝子也政由賈子曰昔者明

天丁非事天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園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

削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

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

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母得其為父子得其

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且百姓日用

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天助物曰天也

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

哉知時運亡又未遇太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

而民不怨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

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求

故始之以泰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子曰五

行不相洽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絲皇極則五行各叙故

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在召數故樂形仁也

遊孔子之廟禮記後都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目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

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

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子曰子未三復白圭

乎責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

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子曰吾子汨彝倫乎

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謂目擊猶存鼎出

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不得其言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推

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枯陸遜仁人也可使枯字

已死矣何可復使不倍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

可矣何必臨邊也直猶釋縱橫也子之家六經

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以正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功食元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取政矣續書有七制

孝宣光武本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

也哭則太哭則中於哀痛之外拜而受弔我失其助故拜

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何如於字數室善談玄理子曰寬矣而巳曰仁

乎仁子曰不知也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子曰慎矣而巳曰仁

乎仁子曰不知也止廣子曰愍哉凌敬未見視人

之孤猶己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愛也子曰仁者吾

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

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登智達於未亂如不得見必

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以果薛收問至德

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

成道行成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禮師氏易不云乎

顯道神德行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自

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无朕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

嗜利者也和而有且曰子登雲中之城唐雲中郡望龍

門之關龍門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

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不可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

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子見劉

孝操絕交論曰惜乎舉在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

可謂知人矣劉孝操守孝操性事多疑時任防死有子東里冬我

不知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又有辯命論言管仲才高

人是不知命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

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蘊言不發即聖又

毅不善藏其用也智哉太初能發明義之仁也子讀無

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明論作元鬼論謂可以辯論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

逸

注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

仁者壽其志我之所為乎我志欲壽物子曰義也清而

也而博兄也兄也而博兄也收也曠而肅肅收也曠而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也明而毅毅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中誠而厲

六殿虎標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與化天經三綱之首也

於是微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言也歌也賦也知微知明知察知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言也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言也未也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吝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言也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氏行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言也子謂魏徵曰汝與魏徵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疑也挺

也若答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皆仁為賊有也君子

任智而皆仁為亂政事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先字不耀遊子河東人問者書之

易三字焉謝王頗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

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之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

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言也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言也推而

達之於天下斯可矣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言也小人學進於利言也楚難作使

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國公李密賜封楚

故曰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言也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言也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神明不與也言也子居家雖孩孺必押言也其使人也

雖童僕必斂容言也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言也命天也

絕言也子曰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言也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言也

問華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言也子曰

不居良田言也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言也

享焉言也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獲三才之奧也言也

說則無不至矣言也叔達使其首言也叔達使其首言也

叔達使其首言也叔達使其首言也

叔達使其首言也叔達使其首言也

叔達使其首言也叔達使其首言也

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富則貪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

好毋使賢則治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知或問人不須多藥

魏孝文帝曰可與興化

銅川夫人好藥母之子始述方使術非事親不暇爲也芮城府

君重陰陽子之兄也子始著書日且曰吾懼

覽者或費日也

子曰薛知仁善處俗謂起簡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

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同州有君以之文子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或問揚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

他也不足觀且客房玄處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
列國諸侯五等諸侯
皇漢雜建四百餘載

漢靈帝之勢雖無五等而難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

實拔其手。吾不知其用也。
按周漢之永靈晉楊素使謂子

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杜分火水經云分水分水之曲

有先人之弊盛在可以辟風雨有田可以具壹常旱

琴瑟有書講道勸我自樂也願君笑正身以枕天下素

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_{說謂知德及}死_{以拒之}於_{以拒之}獄_{以拒之}也

不得已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也以詐欺而不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己克己，復禮為仁。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此齊高平以法虐下桃義曰可謂克冬

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

視民如傷奚爲不冬言有賢臣
齊威王曰

威也又賢乎哉我則不敢威之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

無名氏文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
多傷時台也急而不子期文變矣曰吾不度不執執用不常
不遂行常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結書

乎子思何必霍光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凍天下

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縣渚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
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道州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

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諒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

曰否也。一曰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養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欲止而不可得也。

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蕭隋行秦尚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

家有社稷焉
義餽解州大夫
家立社稷以奉其祀
孫焉罪固不除
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速也
無定主而責

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陳主棄位。弼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中。弼自於善射。故滿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文。三曰射。古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子游之獨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愼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獨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從李仲康廣祿帝時侍
漢記三十篇荀悅史乎漢記中依荀悅年序漢前
中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裴子中機年序漢前
及辨亡論蓋有述

祖之風
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言適公之孫襲爵東萊公性者豪
召爲侍中繼不謂曾爲求加大守多遊山不聽其訟
沈休亦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沈休

文始制音韻好聲治之詳深輒士人深之益務妍麗此皆可見矣

鮑昭江淹玄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達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達字文通爲宋處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獄書多言急聲猶長篇自達字之王符之亡平王又以爲潘安無吳

可見矣。易經子孫之有者也。其文性以然。均版是吳
地文之說也。考字報等文。韓古往。又疑是王筠字元孔。爲文辭。押
韻多而不精。一官。纂孔維。維字德。資。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
肯伏海。皆謝莊王融之織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詩傳于
狂。可見矣。謝莊王融之織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詩傳于

有書作殷見錄使虎門故事宋帝深妬之囑字元徐陵更信
長文詞辨變長於爲縱後坐罪誅此獄卒可見矣
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羅
新意自成文字解信字山徐陵同爲之

保使此舉可見矣。或問孝然兄弟子白。古人也。其女淫
劉韓字孝然兄弟孝感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賢子為常璩孝韓云
天下文衡若元我輩峙阿士問王孝韓小名孟洋詞類賢比叔可最長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
湘東王名子建

與兄黃慶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離皆將
 主章有雜傳世錄亦貪鄙貴繁可見矣
 謝眺淺人也其文據
 明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
 室號詞綬據此詩可見矣
 江總詭人也其文虛
 陳後主為長
 夜之飲相如為詩不持
 子謂爾

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

札李文綱願疏自決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徐撫念封碑文財字
房升紫時掌文牒累為太守九績獲與親戚以孝米散荒民當世

世遠元不舉其門者防接引之書言 尚書召子任 子
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置我於蜀 子
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 子
曰吾惡夫倖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憂者
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 子曰達人哉山
濤也多可而少怪 或曰王戎賢乎 子曰戎
而賢天下無不賢矣 戎與裴秀等進策近聖名天下目為
時人莫之知也 戎與裴秀等進策近聖名天下目為
知子建 子曰君子哉思王也 其文深以典 觀三表典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理 今之史也耀
文詞 問文子曰古之丈也約以達今之丈也繁以
塞 曰塞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
四名一曰化 二曰風 三曰政 四曰教 天子所以風天下也 風天下
風 蕃目所以移其俗也 蕃目此古諸侯 三曰頌 頌謂頌以
成功告於神明也 頌之樂府 四曰教 教謂教以
誠于家也 因風賦家 詩人哀之故之以吟諫 九此四
者或美焉 或勉焉 或傷焉 或惡焉 或惡
焉 或勉焉 或傷焉 或惡焉 是謂五志 志謂志
曰汝為春秋元經乎 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
衡曲直之繩墨也 失則無所取衷矣 不中則抑之
道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 續詩之

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曰郡縣
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 子曰郡縣
深以固其人 篤其俗 故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
下相安乎 子曰郡縣之政 悅以幸其民 慕以
安其下 郡縣之政 悅以幸其民 慕以
敢怨 安其下 郡縣之政 悅以幸其民 慕以
善而曰我君不卒撫我 也其臣主屢遷乎 此般
善政不父君而愛民之乎 及其變也 苛而迫其人 蓋怨
吏心之酷也 而無所傷焉 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 郡縣
之政變怨而不傷 何謂也 子曰傷而不怨 則不曰猶
吾君也 民君本國諸侯亦 吾得逃乎何敢怨 不怨而
不傷 則不曰彼下矣 夫去也言然替去 吾將賊之 又何
傷之 故曰三代之末 尚有仁義存焉 社稷有 六代
之季 仁義盡矣 子孫故何則 導人者非其路也 王路
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 周先王 變化變
政作而帝制衰矣 漢諸帝 子曰言取而行違 溫彥博
惡之 史傳大雅第正觀中 面譽而背毀 魏徵惡之
二子正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 魏徵殺身
而成人者 其中人之行歟 陳叔達為絳郡守 下捕賊
不洽中者也 子謂其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 刑之未逮子

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末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發肉刑害於義義者天不為人損之可也刑不濫衣弋絳傷乎禮禮者天不為人損之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害義傷禮者王以二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道今之事君也以使道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議易也述而不敝論詩書也辯而不敢辯論者華而不實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辯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顯而微而不可者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子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應視其行也方也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然如不足接切者溫溫然如有所就子之服儉以挈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者白也婦人則有青碧青碧者玉也子實貧無貳饌食必去生味必適道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求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里五州為鄉五鄉為黨我則不厭鄉

人有喪子必先往餽之反必後末忘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則應唱必有大端及則唱子之鄉無爭者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奇錡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魯有錡也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飾也塗車為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為靈自古有之孔子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之不可弗識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通而無稟言人動萬春鄉社所居鄉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翼如者如燕之翼為城府君起家除起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則直而無執直而無執直則何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太和者至心為之內內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守之道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時將顛非子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正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六禮者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街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

我則不耻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今之仕

也以逞其欲逞已難矣乎難致子曰吏而登仕勞而

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明孔賢吏執事而已非秦之

酷非酷之以名器也秦政酷吏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仕仕士謂俊也吏執

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德及勞者一身而已子曰美

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肖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

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肖不介意也亦謂攝位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

禍亂不作連通制札作樂也公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

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大武業必存我

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衰曰若周公云也上洛相字元功子之弟也不過時則幾道一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

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倫之法

中說卷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通注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曲或與管叔而當也代

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則性至則天命此所以

為聖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寢猶息也

聖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聖二

不絕克讓諸仁則民從溫彥博問茲康阮籍何人也籍

字叔夜山陽人自代康與交其介焉如此阮籍字

名理者而不能窮也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

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器曰敢問道器

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曰劉

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聚子曰古之

閉關人也閉關者蓋其此世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

亦可乎一身可忘也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亦

而靜居思行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

善德二子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子乎漢高祖廟

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開而泰其和神安氣緩

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

或失而成之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南道有成

者樂舞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

一時而已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且武之未盡善矣其時乎其時乎功

行與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公

有弊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諸九流異道諸五方殊俗在

變天下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

共言九流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

問崔浩何人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

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敢問曲風何也子曰變風

子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成王終疑則

風遂變矣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則詩何以幽子

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夷王下室而見諸侯則詩何以夷子

夫子蓋傷之者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周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

唯周公能之故繁之以正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正之者周公也歌幽曰周之

本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變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

幽遠矣哉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

侯服惟管仲知之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

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

符秦逆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

符秦何逆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

五侯九伯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廣晉制至

私之命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廣晉制至

還中國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

逆天命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

故曰晉之罪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

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

之所為乎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

知魏有主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魏文物太原

齊君曰溫子昇何人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

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仲舉太原

齊君曰溫子昇何人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

也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子曰未志先人之國魏公也自宋奔魏

之曰揭自此始矣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又征之山東始於二十萬眾並過九年

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漢文帝廟奏昭德錄狀益讚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而格